

摘 译

(外国文艺)

1975年第8期(总第19期)

«摘译»编译组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兵部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25 字数 165,000

1975年12月第1版 197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71·645 定价: 0.56元

## 目 录

评《奖金》得“大奖” .....	山 晓 ( 1 )
奖金(苏修电影剧本) .....	( 5 )
“奖金是个好东西……”?	
——读苏修几篇小品文 .....	翟惠之 ( 67 )
苏修小品文五篇	
叮咛响,跳几跳 .....	( 69 )
迁就 .....	( 73 )
穿错套鞋 .....	( 75 )
欢乐的泪水 .....	( 77 )
布普利克同志在维护本单位的利益 .....	( 79 )
两个剪影	
——评美国剧本《二号街的囚徒》、日本短篇小说	
《小虫的土葬》 .....	达 明 贺 焰 ( 84 )
二号街的囚徒(美国剧本) .....	( 89 )
小虫的土葬(日本短篇小说) .....	( 163 )
美国文艺动态(三则) .....	( 195 )
《水浒》在外国 .....	( 199 )

## 评《奖金》得“大奖”

山 晓

今年四月的全苏电影节一共发了两个“大奖”，其中一个给了《奖金》。

《奖金》写的是某托拉斯党委会的一场争论。这个托拉斯在“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获得第三名，领到一笔奖金。正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分奖金的时候，波塔波夫小组不仅集体拒绝领奖，而且建议托拉斯把这笔奖金全部退还给国家银行。理由是：由于管理不善，整个托拉斯生产一片混乱，窝工严重，生产计划并没有完成。而所以在竞赛中得了第三名，完全是托拉斯经理欺上瞒下、降低计划指标骗来的。波塔波夫的建议在党委会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以四票对三票获得通过。

从剧本提出的问题看，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早已成为苏修文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所谓“当代英雄”，也大都是为着解决这个难题出场的。但既获“大奖”，总有它与众不同之处。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它的主人公波塔波夫有着以往的“当代英雄”们所没有的特点。

波塔波夫虽然只是一个仅有十七名工人的小组组长，但关心的却不是自己和自己的小组，甚至也不是拥有三千人的托拉斯。他说：“我们不是舍本逐末之辈”。波塔波夫所说的“本”，就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的国家利益。托拉斯党委书记有一段话可以作为波塔波夫这句话的注脚。这个党

委书记说：“我们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而不是一〇一托拉斯党的党员。这样的党是没有的！我们在这个托拉斯里工作，但我们是为国家工作”。这段话便是波塔波夫的灵魂，也是当今苏修文艺中“当代英雄”的共性。

但是，波塔波夫还有新的特点。当波塔波夫小组宣布拒绝奖金的时候，很多人来问波塔波夫为什么要这样做。波塔波夫一概不予理睬而坚持只在党委会上进行说明。为什么？他说：“光是产生出一种好的想法是不够的，还应当善于把它提出来”。注意策略和方法，这就是波塔波夫比《外来人》中的切什可夫和《炼钢工人》中的维克多·拉古京等高出一筹的地方。

显然，切什可夫所要的“纪律”，波塔波夫也是要的；维克多·拉古京所提倡的“职业上的诚实性”，波塔波夫也要提倡。但是，波塔波夫不象切什可夫那样用掐工人脖子的办法去维持“纪律”，也不象维克多·拉古京那样用暴力去“教会人们诚实”。这种做法，很容易把他们提倡的“纪律”和“诚实”的反动实质暴露出来，让工人们一眼就看出他们不是自己人而是“爬着的蛇”。这太露骨也太蠢了。《奖金》的作者没有让波塔波夫这样做，而是让他竭力把自己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鹰犬的面目隐藏起来，打扮成工人阶级的代言人。波塔波夫拒绝奖金，本来是为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他在党委会上所说的第一条理由却是因为“这个绝妙的奖金打击工人的钱袋”。为了证明自己是在为工人请命，他把自己组里的一个青年工人托利亚带到党委会上去现身说法，说明生产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受害者是工人，托利亚每年因窝工而损失的计件工资是四百卢布，而奖金却只有五十卢布。因此，不克服窝工现象而拿这笔奖金，“无论对工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没有好处的”。苏联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创造了义务劳动这一为列宁所称誉的共产主义

劳动方式，他们为了建成共产主义而不计报酬地忘我劳动。但是在今天，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下，工人阶级还会象以前那样不要奖金、不计报酬吗？不会了。波塔波夫不过是作者捏造出来的一个形象，作者企图通过这一虚假的形象来宣扬工人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益一致的理论，诱骗工人放弃种种积极斗争和消极反抗，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心协力、同舟共济。这比那个大骂工人是“小店老板”，“是透过五戈比铜币来看待生活和工作的”维克多·拉古京，要高出多少倍啊！

此外，波塔波夫也不象切什可夫和维克多·拉古京那样“单枪匹马反对大伙”，而是很善于组织反革命的力量。计划科的经济学家被他调动起来，而且当这位经济学家有些退缩的时候，他设法保护了她。更重要的是，波塔波夫很懂得修正主义的党组织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自己的政治路线的可靠工具，善于依靠托拉斯党委的力量保证自己的“好的想法”取得胜利。他坚持自己的想法只在党委会上摊出来；在党委会上，他与党委书记索洛马欣一搭一档，一吹一唱，演出了一出很好的双簧。这样做，不仅掩盖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法西斯独裁的面目，而且掩盖了苏修党的实质。作者用这样的描写，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好象这个党与今天苏修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毫无关系，并且有力量扭转这种糟糕的局面。

波塔波夫身上的这些新特点，使他比切什可夫和维克多·拉古京一类的“当代英雄”有较大的欺骗性。但是，正象当初对切什可夫等人的期望落了空一样，今天苏修当局对波塔波夫的期望也是要落空的。苏联广大工人会象剧本中的托利亚那样跟着波塔波夫跑吗？不会。波塔波夫给工人的允诺是“拿足工资”。可是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工人的工资只是他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拿不足工资或者拿足工资，对工人来说，都是受剥削。

因此，“拿足工资”不仅不是工人的理想境界，而且是要把工人永远束缚在雇佣劳动的制度下。具有革命传统的苏联工人怎么会相信波塔波夫的那一套呢？也许，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中那些只顾自己和自己托拉斯的人会为波塔波夫的精神所感动，而不再弄虚作假、骗取奖金？也不会。一〇一托拉斯经理的作为不是什么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苏修“新经济体制”的产物。只要这种制度和“体制”不变，就休想使他们有一丁点儿的变化。

波塔波夫的出现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消息：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内部争夺剩余价值的斗争越来越激烈了。所谓“一〇一托拉斯党”和“苏联共产党”的矛盾，实际上就是一个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分子或集团与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分配剩余价值上的矛盾。波塔波夫的使命就是为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即总资本家争夺更多的剩余价值。

就是由于波塔波夫这个形象及时地反映了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头目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迫切的政治需要，《奖金》才得了“大奖”。至于吹捧它在艺术上是什么“朴实无华”、“真实自然”，只不过是自欺欺人、聊以自慰罢了。翻翻近几年苏修得奖的或红极一时的作品，在艺术上哪里还有一点可以称道的地方呢？几乎全都象《奖金》一样，故事情节零乱，人物形象干瘪，简直叫人读不下去。政治上的反动与艺术上的腐朽，这就是当代苏修文学的基本特点，这一点，是苏修叛徒集团所无法改变的。

看吧，不用多久，波塔波夫后面又会有别样的“英雄”打着别样的旗号登场的，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 奖金

(苏修电影剧本)

作者: A·格利曼

载苏修《电影艺术》杂志 1975 年第 6 期

早春。

一辆公务用的中型客车驶过工地。

它驶过尚未建成的高大厂房, 驶过高筑在底座上的球形装置, 又钻过一座座堆满钢管的钢骨水泥的天桥。

转弯处有一块牌子——“化学联合工厂的净化设施。施工单位: 一〇一托拉斯三十三管理处二工区”。

车上只有一个乘客——一个年约四十岁的男子。他坐在敞开的窗边, 带风帽的帆布斗篷没有扣上, 膝盖上有一只皮包。

这是二工区主任久宾·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

客车在工地主任办公室旁边停下。一个姑娘从一座没有造好的房子的楼板上喊久宾:

“山·山内奇! 怎么样? 领来了?”

久宾举起皮包给她看, 以此作为回答。

“奖金领来了!” 姑娘立即大声喊道。“现在要发奖金了! 不要做了! 奖金!”

关于奖金的消息转瞬间传遍了整个工地。

“伙计们! 久宾把奖金领来了!”

“组员们！听我的命令！结束！”

“安东，安东，替我排个队！”

“奖金来了，奖金！”

久宾把自己的办公桌移到办公室的门口，自己在桌子后面坐着。这样，桌子就成了柜台的样子。

街上已经排起了队。

队伍的第一个人报了自己的姓名：

“科马罗夫。”

“科马罗夫，科马罗夫，科马罗夫……”久宾喃喃自语地睁大近视眼仔细地看表格。“咱们的科马罗夫在哪儿呢？噢，原来在这儿呐，科马罗夫……你签字吧。好样的。一、二、三、四、五、六……”久宾数着钞票。“再见，科马罗夫！下一个……”

队伍中在开着玩笑：

“科马罗夫，你老婆管得才紧呐！你先藏起一点吧！”

“我欠着谁的钱——谁就请过来，谁若是忘了——那我就不还了！”

“安东，你站在这儿干什么？谁的个子低于一米六十，谁就没有奖金！对吗，山·山内奇？”

“罗马申可娃，罗马申可娃，罗马申可娃……”久宾喃喃地念着，一面用手指在表格上找寻这个名字。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瘦高个儿的小伙子在工区里走着。他身穿帆布工作服，双手拿着一个混凝土振捣器和一卷橡皮管。从他走路的样子来看，他的工作日已经结束了。

久宾从自己办公室的窗口看见了他。办公室已经空了——显然是所有的工人都已领了奖金。但表格还照旧摊在久宾的桌



子上。

“喂，喂！到这儿来！”久宾把头伸出窗口。

小伙子站住。

久宾：你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托利亚·扎利可夫。

久宾：你是波塔波夫小组里的人吧？

扎利可夫：当然是的。

久宾：为什么你们小组不来领奖金？只剩下你们了！

扎利可夫：我们要奖金干什么？我们已经蛮富了！

久宾：舌头倒挺厉害……快奔到你们组里去，叫他们飞到这儿来！我再等五分钟！

“您别等了！”在带有小胡子的孩子般的脸上漾起了微笑。“我们不要领奖金！真的，真的！再见吧，主任同志！”

久宾用钥匙把办公室锁上。他怒气冲冲，同时又有点惊慌不安。

他夹着那一只皮包，走过一堆堆泥土、一垛垛木板，走过已经开始在打地基的基坑，来到一列绿色的车厢面前，他走近一节车厢，拾级而上，推开门。

这是波塔波夫小组的更衣室。

小组的人已经下班，正在更衣。他们大约十五个人，基本上都是青年。更衣室里吵闹、愉快、拥挤。有的人在洗脸盆上呼哧着，有的人赤脚站在长凳上穿裤子……托利亚·扎利可夫也在这里。

久宾(气愤地)：还要我找上门来！你们不能先领了钱，再来换衣服吗？

他一挥手把某个人的一顶帽子从桌上挥掉，打开皮包，啪的一声把一叠钞票丢在桌上，接着又一叠一叠地丢出来，拿出表格，说道：

“波塔波夫！七十卢布！来签字！”

组长瓦夏·波塔波夫站在镜子面前。白色的背心紧裹着他强壮的、晒得发黑的身体。瓦夏在梳头。他留着丰厚松软、精心修饰的小胡子，头发却开始秃了。但他通常竭力地把秃顶遮盖起来。

“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波塔波夫冷淡地说，从镜子里看着久宾。“我们不要领奖金。”

久宾看了看他，好象遇到了一个神经失常的人一样。

托利亚·扎利可夫已经穿上了运动裤，但还只穿了一双袜子，所以踮着脚一跳一跳走到久宾背后，从他的肩上看过去，看到了表格：

“给了我多少呢？……哎，不，我这不过是看看，出于好奇心。您知道吗，钱使我腻烦透了！一会儿要把它放进袋里去，一会儿又要把它从袋里摸出来……”

从更衣室的一个远角落里有人说了一句寻开心的插话，接着响起了一阵压低了的的笑声。但波塔波夫只是用眼光扫了一下，就一切都沉默下来了。

久宾(不安地)：小伙子们，你们别玩过了头！我把钱一交回去，你们就要自己去跑了！

波塔波夫(穿衬衫)：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我们不是开玩笑。我们小组拒绝奖金。所以您放心去把钱退了吧。

久宾(警惕起来)：也许你们连工资也不要领了吧？

“工资我们要领的，”波塔波夫穿着外衣，安慰他说。

“那末，多谢你们了，总算工资还是要的！”

“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您不要见怪，”波塔波夫说，“但是要我解释只能在党委会上。”

久宾神经质地激动起来。

“我毕竟还是你们的主任！我应当知道在我的工区里发生了什么？难道我不应当知道？”

“您在党委会上会知道的，”波塔波夫十分平静地回答。

“好吧……就是说，这个行动是针对我的。好，谢谢，谢谢，波塔波夫。如果我待你们不好的话——那倒还没什么！”

“亚力山大·亚力山大罗维奇，这不是针对您的。”

“那末针对谁的呢？你说，你说！”

“我说过了：我只能在党委会上作解释。走吧，伙伴们！”

全组的人都走了。托利亚在临别时还客气地挥挥手。久宾一个人留在车厢里，茫然地对着散放在桌子上的一叠叠钞票。

次日早晨。

基坑。

波塔波夫小组在为一个大的圆形基础安装浇灌水泥用的模槽。这个圆形基础是造烟囱用的。

工区主任久宾领着一个年轻的女人——劳动工资科的工作人员来到基坑边上。

久宾(指指下面)：就是他。

久宾立即走开了。女人迟疑了一刹那，喊道：

“波塔波夫同志！可以打扰您一下吗？”

女职员和波塔波夫在上面，基坑的边缘上。

女职员(天真地)：请告诉我，你们小组拒绝奖金，这是真的吗？

波塔波夫：真的。

女职员：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波塔波夫：秘密。

女职员：我认为没有人欺侮过你们——就我所知是这样。  
派工正常吗？久宾把派工单都结清了吗？

波塔波夫：结清了。

女职员：结得正常吗？

波塔波夫：正常。

女职员(小心谨慎地)：那末，对劳动工资科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

波塔波夫：没有。

女职员：也许有？

波塔波夫：没有！

波塔波夫还没有来得及下到基坑去，又有人喊他了。女考勤员从办公室向基坑跑来，叫道：

“波塔波夫！瓦夏！去接电话！”

久宾的办公室。

波塔波夫(对着电话)：……对，向您反映的情况属实。这几天就要开党委会，我在党委会上谈……这有什么不好的呢？我们又不是拒绝工作——我们是拒绝奖金！……

女考勤员(奔进来)：波塔波夫，别打电话了！人事处的人来了！叫你去！

波塔波夫(对着话筒)：好，没有了，我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党委会。还没有通知！

办公室旁边——人事处的检查员和波塔波夫。

检查员：就是说，我请您现在拿一张纸，坐下来写一份你

们小组为什么拒绝奖金的说明。

波塔波夫：我什么也不写。

检查员：为什么？

波塔波夫：因为我不想写。

检查员：波塔波夫同志，我们有责任知道拒绝的原因。您明白吗？

波塔波夫：我明白。开党委会时，您就会知道。

检查员：波塔波夫同志，我不知道党委会什么时候开，而拒绝的原因我今天就必须向托拉斯报告。立刻就要报告。

波塔波夫：何必这么急？又不是失火！

检查员：波塔波夫同志！不要提愚蠢的问题。坐下来写说明吧。

女考勤员(从窗口伸出头来)：瓦夏·波塔波夫！快！你的电话！

波塔波夫抱歉似地向检查员摊摊手，跑了。

这样一直继续到下班。波塔波夫一会儿在电话里解释，一会儿抵挡着固执的访问者——在办公室里、在办公室前、在去基坑的路上……

终于他又回到了基坑里，回到了小组中间。但是女考勤员又从基坑边上弯着腰在喊了：

“波塔波夫！瓦夏！现在是党委会来电话了！叫你星期一下午三点正去！星期一，下午三点钟！”

“知道了！”波塔波夫从基坑底上回答。“知道了！”

星期一。

在建筑工地的主要大路上飞驰着一辆摩托车。

托利亚·扎利可夫驾驶着，波塔波夫坐在旁边的车斗里。他穿着新西装、白衬衫，脸刮得光光的，打着领带——生得一表人才。

波塔波夫和托利亚都戴着摩托手的头盔。

一辆黑色“伏尔加”追上了他们。驾驶室里和司机并排坐着一个年纪已经不轻的穿着浅色大衣的胖子。

“你看见了?!”托利亚对着波塔波夫的耳边叫道。“经理!也是去开党委会的!”

托利亚淘气地仰起头，加大了油门。

前面是铁路线交叉口。

挡路木在摩托车前面落下。“伏尔加”则恰好过去了。

一列火车拖着无数节车皮慢吞吞地移动着，车皮上满载木材、钢管、砖、钢筋水泥、设备。车皮，车皮。最后是不下于十节车皮的碎石子。

黑色的“伏尔加”开到管理处，在台阶旁刹住。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巴塔尔采夫把大衣留在汽车里，快步走进房子。在一条长走廊的头上有一扇门上挂着一块小牌子：“秘书处”。巴塔尔采夫推开门，向坐在打字机后面的一个姑娘说：

“娜塔莎，我在党委会。”

他很快地沿着走廊走去，边走边向那些跟他打招呼的人点头。

党委成员们已经集合在一起了。

桌子拼成“T”字形，象通常一样。在组成“T”字上面一划的那张小桌子后面坐着托拉斯党委书记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索洛马欣。这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不比波塔波夫大。他消瘦、头发棕红、生性活泼、易冲动，但已学会了控制自己。他说话不

多。当他主持党委会议时，只是在极其必要时才插话。

党委的其余成员坐在长桌子的两边。有名的生产小组长奥列格·柯奇诺夫，健康，结实，年约四十多岁，他是从班上直接到这儿来的，还没有更衣；托拉斯人事处长罗曼·基利洛维奇·柳巴也夫也是这个年龄，个子不高，外表文静，面带善意的笑容，开始有点儿发胖；总调度员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弗罗洛夫斯基——头发已经灰白，沉默寡言，每天被调度上的种种麻烦事弄得疲惫不堪；托拉斯计划科长鲍利斯·彼得罗维奇·沙图诺夫——是一个四十五岁的好动而能干的男人，他的脸相聪明但有点神经质；塔式吊车女起重工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莫特罗希洛娃——是这儿唯一的女人，年纪约五十岁，矮胖，宽肩膀，脸色粗黑，头颈强壮而短，头发都束进在一顶编织成的软帽里。

被邀请列席会议的人另外坐着，在开着的窗边，窗外是一大片空地，空地上纵横交错地布满新挖的埋管沟。他们是工区主任久宾和三十三建筑管理处主任切尔尼可夫。久宾穿着自己平时的工作服，他的帽子放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切尔尼可夫是个穿着长绒线衫的年轻人，非常高，非常瘦，高鼻子，有点儿象山地滑雪运动员。他坐的姿势不太雅观，一只膝盖抬起来，用两只交叉的手抱着，脸上的表情冷冰冰的，还有点讽刺味儿。

虽然大家都已各就各位，房间里却还有会议开始时应有的那种冷冷的紧张气氛。柯奇诺夫坐在靠近索洛马欣的地方，他可笑地做着手势，在讲述着一件事，索洛马欣出自内心地笑着。久宾吸着烟，把烟吐到窗外，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弗罗洛夫斯基公开地打着瞌睡，把花白的、沉重的脑袋垂在胸前，沙图诺夫为了不浪费时间，在记事簿上画着一些数目字，切尔尼可夫在

看书，他就把书放在膝盖上，而莫特罗希洛娃甚至在用钩针编织东西，但一看见巴塔尔采夫，感到不好意思了，就看也不看地把编织物塞进了桌子下面的一只拎包里。

“看上帝面上，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请原谅！”巴塔尔采夫高声地对党委书记索洛马欣说。

巴塔尔采夫的举止姿态，表明了他的一种早就根深蒂固了的信心，就是相信他的每一个眼光、手势和头的转动都会立即被人注意并被人理解，相信他的话从来也不会不被听到。

“可是您没有迟到，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柳巴也夫急忙指出。“最主要的人还没有来！”

“波塔波夫还没有来？”巴塔尔采夫惊讶了。“也许，他连党委也信不过了？他决定直接向部长去报告了？”

他沿着桌子边走过去，远远地就向索洛马欣——第一号人物——伸出了手。

索洛马欣（随着巴塔尔采夫的出现，他立刻变得比较克制，比较冷淡了）：我们早晨已经见过了，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巴塔尔采夫：嘿，同党委书记再一次问问好也不是罪过！（握握索洛马欣的手，转向坐在窗口的切尔尼可夫）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你去把这个小组搞搞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怎么都串通一气了？今天他们拒绝了奖金，明天他们又会想出什么别的花样。（说着，他同切尔尼可夫互相问了好，又顺便握了握久宾的手）还有您，久宾同志！您是那里的工区主任吧？（向切尔尼可夫）他拿了奖金吗，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

切尔尼可夫（冷淡地）：拿了。

巴塔尔采夫（没有去注意切尔尼可夫不客气的样子）：可是，不该拿，你明白吗？他那儿天知道搞出了什么鬼名堂，而他却还要



拿奖金!……(转向莫特罗希洛娃)而你,亲爱的,干吗在这里?  
(向索洛马欣)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她本当在哪里呢?在波兰?

索洛马欣:在保加利亚。星期四出发。

巴塔尔采夫(向莫特罗希洛娃):你注意,不要在那儿玩得太过火了!你替丈夫烧好了两星期的饭了?

莫特罗希洛娃:不要紧,让他去跑跑食堂吧!

巴塔尔采夫(重重地摇着柯奇诺夫的手):你也是个小组长,你是怎么想的,波塔波夫在搞点啥名堂?

柯奇诺夫(阴沉地):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我已经为自己的事情头疼死了!您调我去建造医院,可是那儿是一团乱麻……总之,五月一日我可不能担保!

巴塔尔采夫:你别来这一套。今天上面又来过电话,我说:五一前可以的!他们说——我们不信!我就说——我把柯奇诺夫调过去了,这是最好的石工小组!他们就说,那当然是另一回事了。你明白吗?他们对经理不相信,可是对柯奇诺夫就是相信!(向坐在柯奇诺夫旁边的沙图诺夫)你瞧,鲍利斯·彼得罗维奇,我和你花了多少力气才把这个奖金争取到,几几乎在总管理局里下了跪,可是人家却丢还给我们了!

他在柳巴也夫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发出很大的声响。

这时有人敲门了。

波塔波夫和托利亚(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已经取下了摩托手的头盔)站在房间中间。托利亚肩上挂着的一只颜色鲜艳的拉链运动袋引人注目。

波塔波夫(由于激动而说得过分响亮):你们好,同志们!我是波塔波夫,可能有人不认识我。是立即开始还是可以先坐下?

现在特别显眼的是，托利亚的胡子和波塔波夫的胡子一模一样。显然，这证明了托利亚对组长的深刻的敬意。

莫特罗希洛娃(严厉地): 波塔波夫同志，是叫您几点钟来的?

波塔波夫: 挡路木挡住了! 刚开到铁路边，就碰上了一列货车!

莫特罗希洛娃: 波塔波夫同志，我在生产岗位上工作了二十五年，从来也没有一次迟到过一分钟，您明白吗?

波塔波夫不响。

柳巴也夫: 他会改正的，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

莫特罗希洛娃: 大家听听吧。这是托拉斯人事处长说的! 可是我们还要对纪律不好感到惊奇。怎么能这样呢? 这个人是在开党的会议啊! (对巴塔尔采夫)我们现在到处都这样，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索洛马欣: 请坐下，波塔波夫同志!

波塔波夫把靠近自己的一把椅子拉得离桌子远一些，坐下来。他突然把托利亚给忘了。托利亚捶捶他的腰。

波塔波夫(跳将起来): 请原谅! 这位是托利亚·扎利可夫，我的私人保镖和小组的团小组长。他也想参加会议。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索洛马欣(微微一笑): 可以的。

托利亚花了很长时间把运动袋在桌子底下放好，然后在波塔波夫身边坐下。

党委七个委员期待地看着波塔波夫。我们刚才还看到，并且已经有点感觉到，他们是些多么不同的人，可是忽然他们变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党委。从而产生出一种统一和力量的感觉。

索洛马欣：怎么样，波塔波夫同志，您来谈谈吧，你们组里发生了什么事？

波塔波夫(神秘地)：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们组里这几天发生了科学技术革命。

柳巴也夫：喔——嚯！

索洛马欣：它就表现为你们拒绝了奖金？

波塔波夫：因为任何革命都要拒绝某种东西，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否则这还算是个什么革命呢？只不过是闹着玩罢了。

巴塔尔采夫：那末，你们干吗把这样重要的消息向我们整整隐瞒了三天？

波塔波夫：这是一个策略步骤，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您作为领导人当然知道，光是产生出一种好的想法是不够的，还应当善于把它提出来，对吗？要不然随便吹了出去，到后来会变得面目全非！那时等我来到这里，你们已经全知道了，全都讨论过了，全都决定了。这可太没趣了！

柯奇诺夫：波塔波夫，你别扯得太远了！

波塔波夫：你，柯奇诺夫，不要催我。你急什么？这儿好像是党委会，而不是赛马场。

索洛马欣：波塔波夫同志，您简单明了地报告一下，为什么你们小组拒绝奖金？

波塔波夫(严肃地)：是因为这个绝妙的奖金打击工人的钱袋，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们拿这个奖金不合算！

巴塔尔采夫：这倒有点意思了！

索洛马欣：不过暂时还不明白。

柯奇诺夫：朋友，你有点儿说过头了吧。怎么不合算呢？！

波塔波夫(站起来)：我来解释。你们看他(他指指托利亚，

托利亚很快地站起来)这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向柯奇诺夫)你知道吗,这位托利亚·扎利可夫——三级混凝土工——由于窝工而一年损失多少钱吗?托利亚,你告诉他。

托利亚(高兴地):四百!

波塔波夫(向柯奇诺夫):你明白了?可是奖金分给他多少呢?半百!也是一年。得失情况就是这样。这不是太可笑了吗!他要这奖金做什么?你们要先让他赚到那四百,然后再在这上面加上奖金。那就不同了。那才是奖金!

柳巴也夫(失望地):菜园里有棵接骨木,基辅城有个好叔叔:窝工,奖金,牛头不对马嘴……

柯奇诺夫(皱着眉):我一点也不懂!好吧,就算由于窝工受到了损失——那末为什么不拿奖金呢?五十个卢布——难道不是钱吗?会烫手吗?

“哎,——”波塔波夫象对小孩子一样地对他说,“问题正在这里!奖金——到底应当怎样理解呢?应该是一种评价!它是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竞赛中得了第三名才给我们的!这样说来,我们得到的评价是‘优’或者是‘良’!要是他(指指托利亚)把这个奖金放进袋里,那就意味着他同意这个评价,承认了它。可是实际上他承认的是什么呢?他同意的是什么呢?同意窝工吗?同意损失四百卢布吗?”

沙图诺夫(生气地):这同窝工有什么关系呢?托拉斯得到奖金是由于超额完成计划!奖金应当同计划相联系,而您却提出了窝工!至少应当明白点事理才好!终究还是个生产组长啊!

波塔波夫:等一等!让我们来分析分析,鲍利斯·彼得罗维奇,什么是奖金。奖金,其实是发给一个人的基本工资以外的钱!对吗?

沙图诺夫(不乐意地): 对的。

波塔波夫: 那末听好。您有固定工资。对您来说, 这个奖金——就是奖金。而对他来说(指指托利亚)则不然。因为他是拿计件工资的。他那儿水泥没有了——他就没钱可拿。又是什么东西没有了——他又没钱可拿。对他来说窝工就是扣工资。工作量没做足——工资就拿不足! 他少拿了四百卢布的基本工资! 那末对他来说这还算什么奖金呢? 对他来说——这是施舍。而且是嘲弄——如果您愿意知道的话!

巴塔尔采夫: 他议论得挺不错, 鲍利斯·彼得罗维奇!(向索洛马欣)你懂得他的思路了吗,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索洛马欣没有回答。甚至当别人在说话时, 他还是注意地看着波塔波夫。

沙图诺夫: 他议论得不对! 他是对工资不满, 这很清楚。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 那就是在尊敬的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切尔尼可夫领导的第三十三管理处里他找不到对自己问题的答案。可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波塔波夫不得不越过自己的直接领导人而要向托拉斯党委提出来呢? 我想知道, 切尔尼可夫是怎样评价这个事实的。

切尔尼可夫(冷冷地): 我正常地评价这个事实。显然, 波塔波夫信任党委, 胜过信任我, 而我以为这是十分自然的。难道您希望倒过来吗?

面部表情冷淡、眼睛半睁半闭地坐着的弗罗洛夫斯基突然发出了一声短促的笑声。

“但是他还是议论得不对!”沙图诺夫稍微有些慌乱, 但还是顽固地继续说下去。“奖金和由于窝工损失——是两码事。它们互相没有联系!”

索洛马欣: 在你们计划科, 它们是相互没有联系的! 可是

在他的口袋里,是有联系的!

巴塔尔采夫(向沙图诺夫,活跃地):对,正是这样!(向索洛马欣)至于我如今还不能做到使他不窝工,那是另一回事……

他的话被电话铃声打断。

索洛马欣(拿起电话筒):我听着!要谁?我们在开党委会,同志!(耸耸肩,向波塔波夫)你们组里找你接电话。

波塔波夫(很快走过去,拿起话筒):嗯,怎么样?还什么都不清楚,我刚来!放下话筒吧!(自己也放下话筒)对不起!

巴塔尔采夫(故意等到波塔波夫坐到位子上,再向索洛马欣):你明白吗,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奖金我倒还能够搞到,可是不间断的工作……(摊摊手)。我们托拉斯如今有十一项材料供应不足!(向波塔波夫,信任地)当然,内部潜力是有一点的,波塔波夫同志。我今天就请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我们是特地邀请他到这里来的,请他仔细地查一查,尽最大努力使这个小组的窝工缩减到最小限度。(转向切尔尼可夫)我就是请您特别重视一下这个组。给他们所有必需的东西!给!(向波塔波夫)你们有多少人?

波塔波夫:十七个。

托利亚(低声问):谁打来的电话?

波塔波夫(低声答):谁也没打。

巴塔尔采夫:我对您说——要叫十七个工人阶级的成员一致地拒绝奖金,拒绝活的钱,这说明了许多问题!我是指——许多好的问题!就是说,这里面有友谊,有组长的威信,有一定的水平,文化水平,教育水平。因此您,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还有您,久宾同志!同这些人做工作可得聪明一点。(向波塔波夫)您是党员吗?

波塔波夫:是的。

巴塔尔采夫：我请您正确理解一件事。在建筑业中目前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包括计划、财政拨款和供应方面。但这些变化至今尚未结束，不是因为有人阻碍。完全是因为国内建设的规模巨大，问题复杂，不能象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地解决。明白吗？……当然，我可以处分切尔尼可夫，处分久宾！但是我和您都知道，这些同志在很多方面并没有错。我知道你们的管理处主任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力所能及的都做了，顺便说说，他是个极有才干的工程师！（切尔尼可夫微微皱了皱眉头）。有一次他坐了一个通宵，到早晨就向托拉斯提供了三万卢布的纯利润！喏（指指弗罗洛夫斯基），总调度员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坐在这儿。（向弗罗洛夫斯基）你醒醒，格里沙，我在谈到你！（向波塔波夫）我和他在一起工作已经有十四年了——一个工程接着一个工程……他呀，上班比谁都早，下班比谁都迟。而当他好不容易回到家里时，电话却又接踵而来！我说这个干什么呢？就是说，并不是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当然，您是不管这一套的——您上班了就工作，而且希望有工作。（向全体）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同志们，窝工——这是违反宪法的！他（指指托利亚）根据宪法有责任并有权利做满八小时的工作，也就是挣足八小时的钱！（向波塔波夫）您毫不客气地把问题提出来，这是做得对的。您越是提得不客气，我们就越是会开动脑筋！……

索洛马欣（打断他）：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据我看，波塔波夫还有话要说！

切尔尼可夫笑了一笑。

巴塔尔采夫（不满地）：我不知道。据我看，他已全都说了。他说，我们是年青力壮的小伙子，我们希望使出全部力气，拿到全部工资！党委对此也同样明确而具体地回答了：委托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切尔尼可夫亲自去了解并且采取措施，让波塔

波夫同志的小组以后不再窝工,这不就了结了! 是这样吗,波塔波夫同志?

波塔波夫(慢慢地): 当然啦, 让一个或两个小组享受特殊条件, 挣足工资, 这是可以做到的。不过, 我们到这儿来不是为了这个,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我们不是舍本逐末之辈。我们是从根本上不明白, 在如此大量窝工的情况下——整个托拉斯普遍存在窝工现象! ——计划怎么竟能超额完成了? 这是什么样的计划呢?

巴塔尔采夫(冷冰冰地): 我听着, 我听着。

波塔波夫: 我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巴塔尔采夫(沉默了一会儿): 波塔波夫同志。我非常不喜欢感到自己是个白痴——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向索洛马欣) 其实他非常清楚托拉斯为什么超额完成了计划。(向波塔波夫) 或许我错了?

波塔波夫: 就算我清楚吧。

巴塔尔采夫(激怒): 是清楚还是不清楚?

波塔波夫: 清楚。

巴塔尔采夫: 您清楚什么?

波塔波夫: 我清楚, 年初 we 有过另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我们没有完成。一年过去了, 事后给我们削减了计划。于是新的计划超额完成了, 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竞赛的第三名! 其实本来应当削减更多些,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这样就可以取得第一名了——既然是这样的“竞赛”法!

巴塔尔采夫: 据我看, 您这一下可有点儿故弄玄虚了!

索洛马欣: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巴塔尔采夫: 不,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我并没有堵住他的嘴, 上帝保佑我别去这么做! 但是我简直开始对他失望了。而



我不愿意这样！（向波塔波夫）您知道吗，为什么给托拉斯“削减了计划”？

波塔波夫：知道。送去了一张呈文，说是托拉斯没有完成计划纯粹是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水泥，没有管子，没有木材，下属承包单位工作得差……

巴塔尔采夫：您说得对。

波塔波夫：我马上就要说得不对了，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我们没有完成第一个计划不是由于没有水泥和管子，而是由于工地上没有秩序！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我们什么名次也没有获得！这个奖金是假的！白捞了三万七千卢布，还得意洋洋！瞧我们是多么好的人啊！（尖锐地）可是请问，到必须把联合工厂交付使用的时候，我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也许，已经取消了在今年投产的期限吧？

尴尬的沉默。

沙图诺夫急匆匆地写了一张纸条：“您不觉得在他的背后有人在指使吗？”把纸条给了巴塔尔采夫。

巴塔尔采夫看后撕了。

切尔尼可夫大声咳嗽。

显然，为了使会议摆脱中断状态，需要索洛马欣出面干预，但索洛马欣却伤心地沉默着，他机械地在一张活页日历上画着孩子画中的小房子。

柳巴也夫表现出了主动性。

柳巴也夫（善意地）：波塔波夫同志，您早就干建筑这一行了吗？

波塔波夫：从十七岁起。而现在我三十二岁了。

柳巴也夫：那么说，这不是您参加的第一个工程了？

波塔波夫：当然。这是第五个了。

柳巴也夫：在以前的工程中您领取过奖金吗？

波塔波夫：领过。

柳巴也夫：没拒绝？

波塔波夫：没拒绝。

柳巴也夫（看看巴塔尔采夫和索洛马欣，想引起他们的注意）：那末难道我们这个工程比您以前工作过的那些工程差吗？啊，波塔波夫同志？

波塔波夫（有信心地）：是要差！请吧，为了把事情弄清楚，我可以描绘一下我们一个星期的工作。要不要？

柳巴也夫不置可否地耸耸肩膀。

波塔波夫：就拿上星期来说吧。星期一，小组由于没有混凝土停了半个班。星期二，小组由于没有混凝土停了半个班。星期三，小组由于没有混凝土停了半个班。可为什么？水泥有，石子有，黄沙堆积如山，混凝土工厂在开足马力工作！可是我们由于没有混凝土而干坐着。为什么呢？

柳巴也夫：这很清楚，因为混凝土工厂的生产能力还满足不了我们的需要。

波塔波夫：那末您就对我说嘛——明天不给你混凝土。我就做别的事去。可是并没有对我这样说。把我的领料单收下了，说，你等着吧，混凝土会给你的。这是什么？（对巴塔尔采夫）并且接连三天全这样，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这是完不成计划的客观原因吗？

巴塔尔采夫默不作声。

波塔波夫：再拿星期四来说吧。托利亚，我找门是在星期几？是星期四还是星期五？

托利亚：星期四。

波塔波夫：对，星期四。我需要装三扇门。我提出了要求，

按格式写上了：什么样的门，几扇门，送到哪儿。可是门没有。我打电话。他们说，我们根本就不打算把门给你们送去。怎么回事？我不是打了报告吗？打过报告又怎么样，门我们根本是不送的。你要的话，就自己来，找你自己要的门。我就去了。有什么办法呢？我有两个技校学生，带了一个就去了，到了那里。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您有多少时候没到木匠仓库去了？

巴塔尔采夫(嘟哝了一句)：我一次也没有去过。

波塔波夫：您可以去欣赏欣赏，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是个非常有趣的仓库。那里面的秩序就象经过库利可夫战役之后一样。我同那个学生柯利亚找那三扇门找了半天！门是有的，我找到了！这算什么，也是完不成计划的客观原因吗，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巴塔尔采夫默不作声。

波塔波夫：现在说星期五。简直笑死人。我们在压缩机车间做好了—一个基础。我们经过努力，做得很好。劳动了两个星期。用户代表来了一看，说，弟兄们，你们做的基础不对啊！怎么不对？我把图纸拿出来：看，一丝不差！可是他说：弟兄们，你们怎么啦，我们早就把另外一张图纸给了你们托拉斯了！这里要装一台进口机器——你们现在做的这个基础不顶用！我们打电话到技术科：有没有某一个基础的新图纸？他们说，等一等，我们看看。看了。有，他们说，这样的图纸我们这儿有，明天给你们送去……三个月，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一张图纸从托拉斯送到管理处三个月还没送到！这算什么，也是完不成计划的客观原因吗？而现在，星期六和星期天，我们将用风镐去敲。亲手把自己的劳动毁掉！

巴塔尔采夫(打电话)：娜塔莎，立即打电话到技术科，让奥谢特罗夫跟我联系，我在党委会！

波塔波夫(继续说): 损失多大啊! 基础就值一千。谁来付钱呢? 您不会从自己口袋里掏钱出来的, 对吗? 您不会对会计说——我领导无方, 不要给我钱了!

柳巴也夫(有礼貌地): 组长同志, 您在说出来之前, 还是得先想一想。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并没有在您身上发财, 他不是资本家。

波塔波夫: 那又怎么样——不是资本家! 难道因为我们不是资本家, 就应当发给我们奖章? 勋章? 奖金?(向柳巴也夫)顺便说说, 罗曼·基利洛维奇, 资本家掠夺去的东西, 工人阶级迟早会从他那里夺回来! 可是这个我们将用风镐敲掉的基础, 谁也拿不回来了! 这一千卢布——完蛋了! 而且要知道, 党委委员同志们, 我的组里有一半人还是孩子, 对他们应当想法进行教育, 培养他们尊重劳动。用什么来培养呢? 就用这些例子吗? 你们知道那个同我一起找门的柯利亚·希绍夫对我说了什么吗? 当我们从仓库回去时, 他说: 是啊, 看来共产主义是不会很快建成的!

索洛马欣: 您是怎么回答他的?

波塔波夫: 我什么也没回答!

沙图诺夫突然从位子上站起来。

沙图诺夫: 组长同志, 为什么您酒醉糊涂地到党委会来开会?

房间里变得非常静。

索洛马欣警惕地抬起了头。

波塔波夫(跳起来): 我?! 您怎么啦? 您说什么?!

沙图诺夫: 我说, 您喝了酒, 就这样醉醺醺地到党委会来了!

托利亚: 您怎么不害臊!

波塔波夫(控制住自己): 您能证明这点吗?

沙图诺夫: 可是您——能证明吗? 您说的这些东西, 您能证明吗? 您根据什么来断定, 托拉斯改变计划没有客观原因? 哼, 门没有给您送到! 那又怎么样? 这个星期没有送——前一个星期可送了呀! 您不是指责托拉斯用非法途径搞到奖金吗? (对巴塔尔采夫)要知道他是因此而拒绝奖金的! 表示抗议!(向波塔波夫)既然如此, 您本该直接去找检察官——既然这里有骗子! 怎么可以谈论托拉斯的事情, 谈论一个有三千人的巨大组织, 作出影响深远的结论, 而同时又毫不了解这个托拉斯里正在发生着什么, 它处在什么环境之中, 它有什么, 它没有什么呢!

托利亚推了一下波塔波夫, 轻声说: “拿出来吗?” 波塔波夫也轻声回答: “静静地坐着吧。”

柳巴也夫: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请允许我说两句。

索洛马欣点点头。

柳巴也夫(转身向着沙图诺夫): 鲍利斯·彼得罗维奇, 我完全明白, 为什么波塔波夫拒绝奖金。我不认为这里面有任何要侮辱托拉斯的意思, 我甚至不认为这里面有什么要追求工资、追求金钱的动机。让我们正确理解波塔波夫。波塔波夫每天从早到晚看到的是什么呢? 每天从早到晚他看到的是我们托拉斯的这个或那个缺点。确实, 缺点是有的。虽然我不会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断定我们这儿的缺点比别的任何工程都要多。但是缺点是有的。而且波塔波夫痛切地感受到了它们。它们使他发火。它们妨碍他正常地工作。最后, 它们简直就妨碍他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欢乐和满足。这正是这里面最重要的! ……然而, 从另一方面来看——波塔波夫能不能从自己组长职位的高度, 对全托拉斯范围内的情况得出客观的概念呢? 您明白吗, 波塔波夫同志, 您由于每天同混凝土和其他种种东西供应不均衡

打交道，结果在意识里就发生了只看我们内部缺点的偏向，不过，您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过错。因为每个人都是从自己的小山头上看世界的……因此我建议，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应当由我们党委委员中的一个人去访问波塔波夫小组，应当跟同志们谈谈。我深信，经过这样的谈话，许多事情都会被正确理解的。

“波塔波夫，”柯奇诺夫怜惜似地说，“你至少总知道，你组里的主要缺点是什么吧？”

“我不知道，”波塔波夫挑衅地回答。

“那末我告诉你。你的组里有一个毫不中用的组长。人家不给你混凝土——这是什么话？倒叫他们试试看不给我混凝土！”柯奇诺夫冷笑了一声。“他们试过一次：我上夜班，可是混凝土没有。于是我坐上一辆自卸卡车——开到了混凝土厂厂长的家里！半夜三点钟把他叫起来，让他坐进卡车，就到厂里去。混凝土就有了。至今一直有！要我到仓库去找门吗？对不起！没有门——一个电报打到区党委：‘我坐着没事可干。组长柯奇诺夫’。门就有了。一百年以后还会有！你领导得不好，波塔波夫。也许，你不行？那末你就说出来——会找到人代替你的。（向切尔尼可夫）请吧，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个组长，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我有一个这样的小伙子，象一团火一样！他会大大地胜过我柯奇诺夫。真的。”

沙图诺夫还是无法平静下来。他旁边坐着莫特罗希洛娃——他就向莫特罗希洛娃说：

“这怎么行！怎么可以根据鸡毛蒜皮的事情就给整个托拉斯下断语呢？这个人身上该有多大的自信心啊！”

“这都是因为没有纪律！”莫特罗希洛娃高声说，并且站了起来。“波塔波夫关于窝工所说的话是事实，巴维尔·叶麦利扬

诺维奇。我百分之百同意他！我碰到过一件事。第三十一管理处要求吊车。而且要得非常急！大喊大叫！写报告：我们在停工！吊车在哪里？于是把我的吊车装上牵引拖车，运去了。装配好了。可是没有工作做。原来他们不需要吊车！他们要再过一星期才用得着吊车。于是我在这个星期里就坐在高高的司机室里，坦白对你们说，给孙女儿打了一星期毛线袜！……”

沙图诺夫：亲爱的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谁也没有说，在建筑工地上没有窝工现象！但是您——您会不会从您这件事就对整个托拉斯作出结论？

莫特罗希洛娃：不会……

索洛马欣(突然地)：同志们，我以为，波塔波夫还是没有把话都向我们说完！我不相信一个人会明知党委专门根据他的请求开会，却就这样跑来不提出任何证据地对托拉斯指责一番！我不相信这个！（向波塔波夫）我请您在这里把您心里的一切全都开诚布公地掏出来。我看得出——您到这里来是带有一个预先考虑好的计划的。您是有条不紊地：先谈这个，再谈这个，然后再谈这个……所以我请求您——不要试探我们。党委完全尊重您。您把自己的证据和建议拿出来吧，我不知道具体有些什么，但您得把所有的一切都拿出来！

沙图诺夫：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不懂，您要从他那儿再拉出什么东西？他至多再能记起两件停工的例子！我甚至在想，同志们由于一时火气而拒绝了奖金，作出了一种姿态，而现在已经乐于退回去，不过不好意思罢了。在这方面倒是真的应当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比较体面地摆脱自己所处的愚蠢的困境。因为整个工地都已经知道了……应当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至少要让人家不会去笑话他们！这才是需要解决的唯一的现实问题。他做了一件蠢事(向波塔波夫点点头)，而党委现在

却要考虑怎样使他从这件蠢事中解脱出来！

波塔波夫急剧地站起来。

“托利亚！”他命令。“拿出来吧！”

于是党委委员们看到：托利亚突然钻到桌子底下，在那儿摸索了好大一阵子，又带着自己的运动袋钻了出来。他把它放在桌子上，开始从面里往外抽出——衬衫、棋盘、一本名叫《蜜蜂的生活》的书、一件摩托车零件……最后从袋的最底部拿出两本厚厚的漆布面的簿子。

“喏！”托利亚说着，把簿子交给了波塔波夫。

其余的东西被他很快地重新塞进了袋里。

波塔波夫(手拿簿子)：我知道，鲍利斯·彼得罗维奇，如果说什么，就应当加以证明。我知道，罗曼·基利洛维奇，从七层楼上比从三层楼上看得远。而党委我是尊重的，所以我不是空着手到这里来。喏，在这些簿子里，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有着计算数字，它们白纸黑字地证明，托拉斯本来是能完成第一个计划的。没有任何根据可以缩减计划！所以我们拿奖金是不应该的和非法的！（把簿子递过去给索洛马欣）请吧！波塔波夫小组送给党委作为纪念。不过我希望不是作为永久纪念……

房间里起先是非常静，然后是非常闹。有的人站到索洛马欣的背后去，以便看一看簿子，巴塔尔采夫拿过其中一本，大家围起来翻阅、询问。只有一个弗罗洛夫斯基无动于衷。

柯奇诺夫(站起来)：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们不是在这里玩捉迷藏吧！他先是把拒绝奖金的原因隐瞒了三天，现在又把簿子藏在桌子底下！（向波塔波夫）怎么，你到这儿是来嘲弄党委的吗？你要搞策略到自己小组里去搞，不要在这里搞！（向索洛马欣）我建议，考虑到波塔波夫在党委会上的表现，停止这次会议，让他带着自己的簿子滚出去！



柯奇诺夫坐下。

莫特罗希洛娃：确实，这样很不好。(向波塔波夫)你为什么  
要隐瞒呢？

波塔波夫不响。

索洛马欣(不响亮地)：同志们，我们现在不必装出受欺侮  
的样子。我们要研究的不是波塔波夫的行为，而是波塔波夫的  
计算数字。他所谈的事情太重要了。

巴塔尔采夫皱起了眉头。

柯奇诺夫：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把党委会变成鬼才知道的  
东西了，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索洛马欣不答。

沙图诺夫(翻阅着一本簿子)：波塔波夫同志，您的教育程  
度是什么？

波塔波夫：我？

沙图诺夫：是的，您。

波塔波夫：我的小组里有一个人即将在建筑学院毕业，一  
个人在读建筑学院三年级，两个人在技校学习……而我个人念  
过九年级……

索洛马欣：就是说，这些计算是全组一起做的了？

波塔波夫：对，全组。在我的领导下。

柯奇诺夫：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一个建筑工人小组会搞这  
种事情……把整个托拉斯的账都算了！

柳巴也夫(非常平静地)：奥列格·伊凡诺维奇，你别激动。  
我，譬如说，这些簿子使我很高兴。你明白吗？列夫·阿列克谢  
也维奇，即使这些计算数字不完全准确，而我认为肯定是不完全  
准确的……

波塔波夫(打断他)：为什么您认为肯定这样？

柳巴也夫：您不要急，先听我说完！要知道我发言不是要反对您，恰恰相反，我是要支持您！只不过您要懂得，进行这种性质的分析即使对有经验的经济学家来说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波塔波夫同志，问题不在于您的计算准确还是不准确……

波塔波夫(打断他)：怎么会——不在于呢？恰恰正是在于！

柳巴也夫：您要懂得，你们一个小组拿起笔来开始进行计算，你开始思考整个托拉斯的事情——仅仅只是这件事本身就已经从最好的方面替你们说话了！你懂吗？这里重要的是你们的感情本身，是你们的追求，是你们不愿与窝工现象妥协并且要进行干预的愿望！您懂吗？(向索洛马欣)我建议这样，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现在我们再把这场谈话进行下去是没有意义的……

波塔波夫(打断他)：怎么没有意义？我不是把计算交给你们了？

柳巴也夫：可是你们的计算需要经过检验！没有一个人能够这样翻一翻就说——这里面一切都对或是不对！

波塔波夫：要检验——这我同意。

沙图诺夫(翻阅簿子)：组长同志，象这样的材料，例如全托拉斯一年的窝工总数、每个工作人员按月计算的工作量、现有储备的综合报告、到一月一日的剩余储备……等等，你们是从哪里弄来的？我感到兴趣的是，这些数目字是从哪里来的？

波塔波夫(不是立即)：对这个问题我不回答。

沙图诺夫：怎么——不回答？我请您回答！如果您向我们隐瞒，我们又何必要分析您的计算数字呢？

波塔波夫：我说过，对这个问题我不回答。你们可以分析实质性的东西。至于我从什么地方，从谁那儿弄来的，这没有

意义。

沙图诺夫(得意洋洋地):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我非常怀疑, 波塔波夫背后有人!

索洛马欣: 这个恶棍究竟是谁呢, 鲍利斯·彼得罗维奇?

沙图诺夫: 您的讥笑是不合时宜的,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我明白——您希望波塔波夫所说的一切最好都是真的, 而且我知道为什么您需要这个!

巴塔尔采夫(不客气地): 别说下去了, 鲍利斯·彼得罗维奇!

沙图诺夫: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波塔波夫是个傀儡! 这些材料(用手指触触簿子)只可能或者从托拉斯计划科里, 即我那里拿到; 或者从切尔尼可夫同志那里拿到。前一种可能性完全是可以排除的, 后一种可能性则完全是不能排除的!

巴塔尔采夫: 鲍利斯·彼得罗维奇, 我请求您不要再说下去了。我对这些材料从哪儿得来不感兴趣。

沙图诺夫: 而我很感兴趣,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请您原谅, 我现在不是在您的办公室里。现在是结束切尔尼可夫在托拉斯里造成的令人完全不能忍受的气氛的时候了! 而且我认为,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您在用自己的无限的善良和容忍态度鼓励他! 关于这点我已不止对您说过一次。因为简直无法工作了! 托拉斯各科室的任何一个指示、任何一道命令, 都要受到切尔尼可夫的暗中破坏! 一切都要受到针锋相对的顶撞! 一切都受到怀疑! 而且从切尔尼可夫失去了占据托拉斯总工程师职位的希望之后, 一切就变得简直难以忍受了! 简单地说,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我请求您撇开您对切尔尼可夫的个人好感和您对他的杰出的才能所寄托的巨大希望, 对这个问题来个彻底澄清: 我想知道, 是谁给了波塔波夫这些数字!

索洛马欣(平静地、不响亮地): 我特别请求您, 波塔波夫同志, 向党委会说明, 您是从哪里拿到鲍利斯·彼得罗维奇所问的那些数目字的。既然出现了问题——就得消除它, 以便继续前进。

波塔波夫: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 您懂吗?

索洛马欣(向切尔尼可夫): 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 也许您能给我们说点什么吧?

切尔尼可夫不作声。

沙图诺夫: 您也用不着不作声, 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 我说的东西是无法推翻的!

切尔尼可夫(冷笑一声): 既然无法推翻, 您又何必要求我说话呢?

沙图诺夫: 那末, 您同意了?(指指簿子)是您的杰作?

切尔尼可夫不作声。

沙图诺夫: 沉默是同意的标志, 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

切尔尼可夫(冷冰冰地): 鲍利斯·彼得罗维奇, 我是个工程师。我希望有一种准确的逻辑, 而不要俗话的逻辑。

沙图诺夫: 那末, 您不同意?

切尔尼可夫不作声。

柳巴也夫(象通常一样, 心平气和地): 波塔波夫同志, 我刚才想了一想, 由于您的小组在三十三管理处, 按理说应该是去分析自己所在的管理处, 而不是去分析整个托拉斯。是这样吧? 可是你们不知为什么把管理处撇在一边, 而抓住了托拉斯。这怎么解释呢, 波塔波夫同志?

波塔波夫: 这很容易解释, 罗曼·基利洛维奇。我们曾经想对管理处算一笔账, 但是毫无结果。我过去在摩尔曼斯克工

作过——我们的托拉斯在莫斯科，而在摩尔曼斯克的一切都处在管理处范围之内，——可是这儿则不是那样。这儿的一切都掌握在托拉斯手中。混凝土、所有的仓库、图纸、综合配套。托拉斯是一切的主人。取决于管理处的很少。

柳巴也夫：那末再提一个这样的问题——你们知道你们的管理处主任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和托拉斯领导之间有摩擦吗？……

巴塔尔采夫(打断他)：别说了！(向沙图诺夫)咱们可以把检验波塔波夫的计算数字这个工作交给谁呢，鲍利斯·彼得罗维奇？

沙图诺夫(冷淡地)：给米列尼娜。

巴塔尔采夫：很好。奇娜·巴夫洛芙娜·米列尼娜是我们托拉斯最好的经济学家，波塔波夫同志。

索洛马欣：我认为，为了把事情搞得快些，应该任命两个人，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沙图诺夫(跳起来)：您已经不信任我的工作人人员了?! 奇娜·巴夫洛芙娜是个最最诚实的人！难道您对我也不信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巴塔尔采夫(站起来)：安静，鲍利斯·彼得罗维奇！就让他任命两个人吧。谁是第二个，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索洛马欣：我想一想，明天通知。

巴塔尔采夫：好的。现在咱们来定一个期限。我建议两个星期。您不反对吧，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

索洛马欣：不反对。

巴塔尔采夫(转向波塔波夫)：波塔波夫同志，让我们再一次阐明立场。您提出的问题是，托拉斯修改计划是没有根据的。是这样吧？

波塔波夫：是这样。

巴塔尔采夫：证据就是这两本簿子。是这样吧？

波塔波夫：是这样。

巴塔尔采夫：现在我们要对你们的分析作出我们的分析，并在两星期后向您报告结果。是这样吧？

波塔波夫：是这样。

巴塔尔采夫：完了？还有没有问题、申诉、希望？

波塔波夫(向索洛马欣)：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有一个请求。

索洛马欣：什么请求？

波塔波夫：我请求党委等我十分钟。我马上去把向我提供数字的人领来……

波塔波夫奔跑着穿过空地，向邻近的一座房子奔去。他不戴帽子，敞开上衣，自由自在地、大幅度地摆动着双手，奔跑着。他一下跳过一条沟，往后看了一眼，又继续奔向前去，靴尖把碰到的小石子踢得飞进……

党委会在休息。

弗罗洛夫斯基坐在索洛马欣的桌子后面打电话。

弗罗洛夫斯基(向着话筒)：……我请求你——到车站女值班员那儿去一下，让她注意别写出车皮空停的正式记录。喂！你用我的名义送她一块巧克力，好吗？别忘了！……当然，如果没有空停，那就不用着送巧克力，自然！（另一个电话响了，弗罗洛夫斯基拿起话筒。现在他的两只耳朵都听着电话）喂，叫波塔波夫吗？他不在。不，党委会没有结束。波塔波夫在十分钟后还会来的。好的——我转告。（放下第二只电话机的听筒，继续向第一只话筒说话）水泥怎么样，全都卸完了吗？

切尔尼可夫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读着一本封面鲜艳的书。这本书是他重新从那只靠在椅子脚边的一只黑色大皮包里拿出来

的。

托利亚好奇地在切尔尼可夫周围转——想看清楚书的名

称，一会儿蹲下来向上看，一会儿又从切尔尼可夫的肩上望过

去。最后忍不住了，问道：

“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您看的是什么书？”

切尔尼可夫看看托利亚，故意把字咬得非常不准：

“惊险小说！”

党委会隔壁有一个极小的小房间，这是托拉斯的无线电广

播室，里面放满了仪表机器。

桌子后面坐着索洛马欣和巴塔尔采夫。

巴塔尔采夫怒不可遏地摆弄着一副耳机。

巴塔尔采夫：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想弄明白，发生的

是什么事？

索洛马欣：什么意思？

巴塔尔采夫：意思是，我希望知道，你要达到什么目的？你

非常奇怪地和使我不能理解地主持着今天的党委会。你决定要

利用这件事引起很大的轰动吗？

索洛马欣：那末您希望怎样？不引起轰动吗？

巴塔尔采夫不知为什么向耳机吹了一口气，然后戴上了。

巴塔尔采夫：我，亲爱的，始终希望一点：我和你在任何问

题上都是一个意见，而不是两个意见！

索洛马欣(克制地)：暂时我还没有一个最后的意见。我想

分析清楚。

巴塔尔采夫：分析也得有头脑！……

托利亚坐在窗台上，摆动着两只脚，并且让人不易发觉地看着窗玻璃，找寻自己的带胡子的映象。

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莫特罗希洛娃也在这里——她把自己的没有彻底洗干净的靴子一只一只从暖气片上拿下来，慢吞吞地用手摸摸里面。靴子还是湿的，她叹了一口气，又把它们放到窗帘后面。

莫特罗希洛娃：你们的波塔波夫结婚了吗？

托利亚(庄重地)：怎么没结婚呢！和丽达结了婚！她在幼儿园工作，本来她是四级油漆工，但他们的玛什卡一路上生病，于是丽达就在玛什卡的幼儿园里找了个工作。当然在工资方面他们受了点损失，但这样比较放心。坦卡也在那儿。

莫特罗希洛娃：哪一个坦卡？

托利亚：就是第二个女儿。也可能是第一个。她和玛什卡是双胞胎……

沙图诺夫在继续研究波塔波夫的两本簿子——他研究得十分认真，戴着眼镜，拿着两支钢笔——显然是不同颜色的墨水。把一些数目字记到自己的笔记本里去，同时在脑子里计算着，估计着，回忆着……

柳巴也夫带着一种沉思的样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走到这一堆人旁边，一会儿走到另一堆人旁边，倾听他们的谈话。最使他感兴趣的是做广播室的小房间：他在这个房间的虚掩着的房门旁走过的次数最多，同时放慢步伐倾听着，但显然什么也没有听到。



广播室。

巴塔尔采夫(戴着耳机):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亲爱的!你的毛病在于,你觉得自己是在集体之上,而不是在集体之中!

索洛马欣: 我觉得自己是个党委书记。不多也不少。而您希望党委处于托拉斯的一个科室的地位。有生产科、计划科、综合科,而同它们并列的还有一个党委。

巴塔尔采夫笑起来,拉下了耳机。

巴塔尔采夫: 当心上帝惩罚你,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你怎么,真的是认为我想要把党委压到自己的下面?要知道我在你没有和我坐到一起之前从来不开始任何会议!你去问问任何一个科长——有过多少次这样的事:他们拿着文件来,但我不签字——我说,你们到党委去,同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协商一下!我不同党委商量,不同你亲自商量就不作任何决定!

索洛马欣: 那末,切尔尼可夫呢?

巴塔尔采夫: 什么——切尔尼可夫?切尔尼可夫不能当总工程师。我曾想给他当,但不行。

索洛马欣: 是因为鲍利斯·彼得罗维奇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是他,要么是切尔尼可夫?

巴塔尔采夫(极其诚恳地):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是爱维佳·切尔尼可夫的。你了解他才一年,而我——喔嚯,多少年啦!但是维佳·切尔尼可夫竟弄得托拉斯整个机关都反对他。如果让他当总工程师,那末在这座房子里就会开始……这个……群牛打架!而我们,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现在已经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离投产只有九个月了!在投产年我需要托拉斯象一只拳头一样统一!……可是你却说,我压制党委会……而我恰恰相反,现在连任何小事都竭力和党委协商,以便取得完全的统一!

索洛马欣：对。您很喜欢同我协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第三流的问题。可是当事情牵涉到原则性问题的時候呢？

巴塔尔采夫：例子呢？

索洛马欣：例如，还在一个月前，生产科就向您提出一份分析，根据这份分析，联合工厂投产有不能实现的严重危险！可是我直到今天才知道这一点，而且还是完全偶然地知道的！

巴塔尔采夫又大笑起来：“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投产——这是一种永远要处在某种危险威胁之下的东西！而咱们应当想尽办法，千方百计，不顾一切威胁，让联合工厂投产！而且咱们能做到这个！不过不能自己往自己的车轮里塞棍子！波塔波夫的簿子——这是去年的事情了，你懂吗？而我和你現在应当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

柯奇诺夫生气地在走廊门口吸着烟。

久宾在同弗罗洛夫斯基谈话。

“……我就决定再去学习，尽管年纪这样大了！切尔尼可夫自己动员我的……他能理解，可是新的主任一来，就会说，我需要的是工区主任，而不是函授大学生。您懂不懂？”

弗罗洛夫斯基：切尔尼可夫怎么啦，真的要辞职吗？

久宾：一切情况都说明，现在他是要离开了的……

一个女人向党委会里张望了一下——用眼睛找了找什么人，又在门后面消失了。但过了片刻终于犹豫不决地走进了房间。

这是一个年轻的、大约三十岁左右的女人，从她穿着象这儿所有的人一样的橡皮靴子和她手中拿着卷起来的图纸来看，显然她是这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她已经准备回家了——身上穿着

柔软的、浅色的、缝得宽大的大衣，戴着一顶皮帽。

“哎唷！”柳巴也夫一看到她就兴奋地叫起来。“鲍利斯·彼得罗维奇，找你来了！您好，奇娜·巴夫洛芙娜。”

沙图诺夫抬起头，摘下眼镜。

“奇娜·巴夫洛芙娜！”他十分高兴。“已经转告您了吗？您看到了？”他用手掌拍拍簿子。“居然有这样一些人，也算是经济学家吧……”

她没有坐下，站着听。

巴塔尔采夫看到了她——他和索洛马欣正从广播室的小房间里走出来。

“你还说——鲍利斯！”他责备地对索洛马欣说，继续着他们的争论。“你看！我们还没决定——她，米列尼娜，已经在这儿了，他已经在向她解释任务了……他在什么事情上都是这样！（走过去，向米列尼娜）日安，奇娜·巴夫洛芙娜！新房子怎么样？甚至庆祝新居也不邀请我去参加！”他开玩笑地向索洛马欣诉苦。“据说，她的书多得不得了……书……阅读反正是没时间的，那怕去看一眼也好嘛！（向米列尼娜）啊？允许吗？”

她不好意思地挥了挥手——意思是说，您来吧，我总是高兴的。

“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一切顺利！”情绪兴奋的波塔波夫站在门口。

“等一等，”索洛马欣不解地说，“您不是去叫人的吗！”

“我叫来了！看，就是这个人！”

波塔波夫向米列尼娜点点头。

沙图诺夫（还不相信）：是您，奇娜·巴夫洛芙娜？您？为

什么您不对我说？奇娜·巴夫洛芙娜，亲爱的！为什么您向我隐瞒这件事？

米列尼娜不作声。

波塔波夫站在她的背后，波塔波夫的背后站着托利亚——他们准备好随时进行干预和援助。

大家围住了他们。

巴塔尔采夫：我什么也不明白！

索洛马欣：请坐，同志们，咱们继续开会！

大家坐下了，但各人都就地坐下，不再照原来的坐法。米列尼娜继续站着。

巴塔尔采夫(急不可耐地)：那末，在这些计算中，您的作用是什么呢？

米列尼娜(不响亮地)：嗯……主意本身，这样的分析原则本身是属于小组的，原则是相当独特的。他们开始从下面刨起，从窝工开始。所有的计算也都是他们做的。当然，我在很多方面帮助他们——用某些系数，还给了他们一切必要的数目字……最后我把所有的计算仔细审核了一遍，它们没有差错。

巴塔尔采夫不再提问。

柯奇诺夫：可是为什么，请原谅，恰恰会找到您呢？

莫特罗希洛娃：对啊，对啊！

米列尼娜：我在预科班兼职教数学……而这个小组有几个小伙子在那儿上学，例如托利亚·扎利可夫(向托利亚那边点点头)，瓦列拉·弗罗洛夫斯基(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弗罗洛夫斯基在这时难堪地咳嗽了一声)，他们请求我帮忙。后来又介绍我认识了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向波塔波夫微微一笑)。

巴塔尔采夫(打断她，出于意外而吃惊地向着弗罗洛夫斯基)：那么说你的孩子在他这个组里了？

弗罗洛夫斯基：在他的组里。

巴塔尔采夫：在你组里？

波塔波夫：在我组里。

巴塔尔采夫(向弗罗洛夫斯基)：也拒绝了奖金？

弗罗洛夫斯基低下了头。

巴塔尔采夫(向弗罗洛夫斯基)：格里沙，这是怎么搞的？原来你什么都知道，早已全都一清二楚！但你不来告诉我一下……而且在这里也坐着不响！

弗罗洛夫斯基不答。

巴塔尔采夫：今天真是个好日子！新发现一个接着一个！

索洛马欣：奇娜·巴夫洛芙娜，照您看来，这个分析的可贵之处在哪里？

巴塔尔采夫很快地看了索洛马欣一眼。

米列尼娜：在于它划出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把取决于我们的事情和不取决于我们的东西分清了。据我所知，进行这个分析的主意是在小伙子们进行了一场认真的争论之后产生的：一些人说——“我们普遍都是这样，”秩序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而另一些人，包括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在内，则把一切过错都归于建筑工程的领导。(转向波塔波夫)我都说出来，不要紧吧？

波塔波夫：不要紧，不要紧。

米列尼娜(继续说)：我可以把分析的主要结论归纳为：我们与其说是苦于建筑材料短缺，还不如说苦于自身的无组织性。

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微笑了。

莫特罗希洛娃：结果是什么呢——托拉斯领导有意识地进行欺骗，以便搞到奖金？(向米列尼娜)应当这样理解吧？

弗罗洛夫斯基(想起来，打断她)：我请您原谅。(向波塔

波夫)组里请您打个电话去。一定要打去。

波塔波夫挥挥手。

米列尼娜：我不能够说，这是有意识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欺骗。确实，在供应上是有一定的缺点的。但是准确的计算谁也没有做过，而想要一切都很好的那种愿望则把这些缺点大大地夸大了……当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第一次来向我说明，他们准备搞一次什么样的分析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奇。他这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证明我们坏？因为我们在科里一直习惯于考虑相反的事：怎样去证明我们比别人好。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托拉斯啊！……可是工人们的视野原来要开阔得多，而且他们更客观、更安详、更严格地看着整个建筑工程……他们的托拉斯小团体主义要少得多……(向莫特罗希洛娃)您问我对于领导的看法吗？我，譬如说，深信——如果在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去申请改变计划之前，这样的计算(指指簿子)已经放在他的桌子上，那末他是不会再去申请的。

柳巴也夫：但是究竟为什么您不告诉鲍利斯·彼得罗维奇呢？这总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吧！这是极其严重的计算！为什么您不告诉他？告诉他正在做着这样的计算，告诉他有这样的计算？

米列尼娜不答。

沙图诺夫伤心地摇摇头。

巴塔尔采夫：为什么波塔波夫要把您参加的事保密呢？这可就完全难以理解了！

米列尼娜(回头看看波塔波夫)：不，这是完全另一回事。我本来想，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等计算搞好了，我们就去找您，拿给您看，向您说明……

巴塔尔采夫(不耐烦地)：为什么您不这样做呢？！

米列尼娜：我现在就解释……前几天，大伙来找我，全组都来了。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说：“由于现在在发奖金，小组决定拒绝。”他叫我也这样做。他们既然这样决定了，显然，这是有道理的。可我……我不能这样做。（不好意思地）我当然不是为了奖金，……也就是说不是为了钱……我只不过是不会，没有准备……总之，我觉得这不对。我们在那里甚至争论了起来，小组里竟还有人同意我的看法（回头看了一下波塔波夫）……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我说得没错吧？（波塔波夫点点头）可是后来他们坚持自己的决定，而我拒绝了。这以后，我是这样想的，他就不再提起我的名字了，可能，他以为我害怕会遇到不愉快的事情，这我就知道了。无论如何，我没有叫他把我的参与保守秘密……

索洛马欣：奇娜·巴夫洛芙娜，您很了解小组，您对他们的印象怎么样？

米列尼娜：我觉得，大伙都是很懂道理的，都是很诚恳的和诚实的人。他们对什么都喜欢寻根究底，弄个明白……您知道，我在这儿工地上生活是很孤独的，而现在我有朋友了。（她笑了笑）不久前，他们还带我去打猎，我一生中第一次打枪，打野鸭。

巴塔尔采夫（苦恼地）：瞄准了野鸭，而打中了托拉斯！

米列尼娜（沉默了一会以后，小声地）：我没打中野鸭……

索洛马欣：奇娜·巴夫洛芙娜，谢谢您来帮我们搞清楚问题。而且还要感谢您，当工人们来找您辅导和帮助时，您是这样的关心他们。

米列尼娜：再见。

有一段时间大家都默不作声。

突然通话器响了，索洛马欣按了一下键钮。

通话器里传出的声音：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我是奥谢特罗夫。

巴塔尔采夫(暴躁地)：什么事？

奥谢特罗夫：我不知道，人家转告我说马上和您联系。

巴塔尔采夫：转告得对。你为什么把压缩机车间的基础图纸扣住了？为什么干出这种不可饶恕的、岂有此理的事情来？！！

奥谢特罗夫：我都明白了，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是这么回事。请您原谅。

巴塔尔采夫：现在这样，为了使您更明白一点，星期六您带领您科里的全体人员，在早晨八时以前到压缩机车间去！听波塔波夫组长的指挥！他会给你们风镐，你们要把现在谁都不需要的基础凿掉！清楚了吗？

奥谢特罗夫：清楚了……

巴塔尔采夫：请您注意，我将亲自到现场去，看你们是怎么凿的！

巴塔尔采夫关上了通话器。

波塔波夫站了起来：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我希望明确一下，我们的计算现在是否不需要再检查了？还是怎么样？”

沉默。

波塔波夫：可见，是不需要了。那我想，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代表全组提个建议，可以吗？

索洛马欣：请。

波塔波夫：就是说，是这样。既然计划我们削减得不对，我们小组建议把问题提到总管理局去，否定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同时恢复我们可以完成而没有完成的原计划，实事求是。第



二、既然奖金是靠弄虚作假得来的，我们小组建议把所有奖金退还给国家银行！所有三万七千卢布统统退掉！这是别人的钱，这不是我们的钱，是应当退掉的！这就是我们的建议，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它是小组全体会议上一致通过的。（波塔波夫从里面口袋里掏出一张叠起来的纸）这就是记录。

巴塔尔采夫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柯奇诺夫：你这是什么建议，把人们的钱追回来？

波塔波夫：是的，追回来。

柯奇诺夫：说真的，你意识到你在讲些什么吗？你知道，要是这么做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波塔波夫：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柯奇诺夫：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人们是你的玩偶吗？一会儿给他钱，一会儿又追回去！你在建筑工地上干了十七年，有过哪怕一次这样的情况吗？

波塔波夫：没有过。那又怎么样？我们把问题这样提出去后，这种情况不就有了吗？！只有那时这个工地上才会有点什么改变！当我们每个人把奖金统统退还了，当我们超额完成计划的事给否定了，当我们实事求是地由好的变成了坏的，当我们真正经受了这次事情的全部耻辱（而这将是个很大的耻辱），那时候事情才会开始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因此，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提了这个建议并且请求作出决定：接受还是不接受！

沉默。

巴塔尔采夫：噢一哟一哟！你知道吗，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现在想到了什么？要知道，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谁也不会想坐所谓领导的宝座了！……

弗罗洛夫斯基（冷笑一下）：我看，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你太夸大了吧……

巴塔尔采夫：我不知道，不知道。可能，我是夸大了，而也可能，我是缩小了。不过我现在十分高兴地愿意和他（指指波塔波夫）交换一下位置，以便不是由他，而是由我站起来说：我有一个建议！退还奖金，否定超额完成计划，而对托拉斯经理波塔波夫呢，把他一笔勾销！我真希望能感觉到自己是处在可以站起来并且可以这样说话的人的地位上！我从来也没有处在这种地位过。一九四五年从前线回来时，我二十三岁。在工厂里干了一年活，又上了四年大学，就这些！而后来就时而有人站起来并且说道，应该把巴塔尔采夫一笔勾销！我始终是有罪的，我是罪人！（对弗罗洛夫斯基）格里沙，你根本用不着把自己的瓦列拉送到大学去！他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多少时间？

弗罗洛夫斯基：八个月。

巴塔尔采夫：瞧吧！孩子工作了八个月，他就已经拒领奖金了！组长就已经代表他（要知道也是代表他的！）坐在这儿说：把巴塔尔采夫一笔勾销，把索洛马欣一笔勾销！……而你，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你是怎么看待他的建议的呢？如果就这样——不加思索地？

索洛马欣（沉默了一会）：我考虑，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如果我们接受波塔波夫的建议，那将是正确的。

巴塔尔采夫：是这样……那好吧！（他站了起来，开始在房间里顺着桌子来回走着）谢谢你的坦率，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停在索洛马欣面前）只不过请你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他赞成，你赞成，而我反对？我全力反对！为什么你是这样自由的人，而我却全身套着锁链和这些……枷锁？！为什么？

索洛马欣：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让我们听听党委委员们的意见。你已经知道我赞成，我知道你反对，我们听听别的

同志的意见。

巴塔尔采夫猛烈地挪开椅子，坐了下去。

柯奇诺夫第一个说：

“我不知道，发奖金的时候，你们中谁在现场？亲爱的同志们，这是过节啊！人们兴高采烈，心满意足，很有人情味地把所有奖金都收下了！可现在怎么了？假设这里都是对的（指指簿子），假设。可是和人们，和工人们有什么相干？我坚决反对波塔波夫的建议，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随便你们怎么去议论，可工人们是没错的！”

索洛马欣：那我们把这些簿子怎么办呢？

柯奇诺夫：您就把它放进保险箱里，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让它们在里面好好躺着。现在再要故作姿态已经晚了！如果需要处罚谁，就让我们处罚吧，处罚吧！可是要夺回奖金不行。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这是工人，明白吗？

波塔波夫：工人又怎么样？他们怎么，都是蠢货、糊涂人，还是怎么的？别碰他，要不然蹄子会炮起来踢人的，是吗？工人！……柯奇诺夫，不需要用工人来吓唬人。我不是吓唬人的稻草人，你也不是吓唬人的稻草人。请你把工地上所有的组长都找来，我将亲自来解释，为什么要拒绝这笔奖金，为什么这笔奖金无论对工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没有好处的！

柯奇诺夫：而我认为，这笔奖金，工人们是应该拿的，很简单，应该拿就是了！原因嘛，就说这一点吧：即使是那个最好的计划，他们本来也是准备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这不是他们决定的，他们本来是会做到的，而且今后还会做到的！

索洛马欣：奖金毕竟是为了实际效果而发的，而不是为了愿望，也不是为了原则上的可能性而发的。

柯奇诺夫：可是这笔奖金已经发掉了，列夫·阿列克谢也

维奇。发掉了！

柳巴也夫站起来：

“同志们，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情。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要达到什么目的？他希望在托拉斯里有更好的秩序。对于这一点，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建议什么呢？必须拟订一个在工地上改善劳动组织措施的严肃的、周密研究过的计划，预先编制调查表发给工人们、组长们、技师们；派出工作组……”

波塔波夫(打断他的话)：我不同意！

柳巴也夫：为什么您不同意呢？

波塔波夫：因为我们这样的计划、措施堆积如山！有技术组织措施、改进质量措施、增加数量的措施。可一点用也没有！

柳巴也夫：那好，我们就这样办：我们把托拉斯的所有工程技术人员都找来，请波塔波夫·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同志根据这些数据(指指簿子)给他们做报告。我认为，这将有很大的作用。而且一般说来，工人以平等的身份向工程师们做报告，这是很好的事！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您同意吗？

波塔波夫(挖苦地)：罗曼·基利洛维奇，干吗这么没气魄，只叫托拉斯的工程师们来呢？让我们把总管理局局长们、部长们、教授们找来，我将以平等的身份站在他们面前，教他们开窍！然后我们还要对大家电视里播送！对整个苏联播送！轰动一时！而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这时将在塔式起重机的座舱里用编织针给孙女结袜子！

柳巴也夫：尊敬的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根据我的理解，您提出自己的建议是为了使问题尖锐化，在这种情况下我欢迎您的建议！如果您真的要重新修正托拉斯的计划以及其他……那末，请原谅，我不懂您的行动的出发点是什么！装装样子的姿态是谁也不需要的，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

波塔波夫：简单地说，您反对？

柳巴也夫：在这种情况下，是的，我反对。

莫特罗希洛娃站了起来：

“我还是要讲纪律，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在我们工地上，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没有‘不可以’这个词。我们这儿什么都可以，可以上班迟到——这根本不要紧，可以旷工……图纸，您瞧，也可以不及时送去，这也照样没事。我们的托拉斯，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是个没有篱笆的院子，到处可以通行！而当什么都可以的时候，集体也将没有了。甚至丈夫和妻子如果什么都可以的话，家庭也将没有了。……我是个起重机手，我的起重机要沿着轨道走：从这儿开始，到那儿为止，而且有一定的高度。托拉斯也是如此：对所有的问题都要有轨道。（对托利亚）瞧，他在笑了！纪律，轨道，没有自由……你可以自由地考虑，这些轨道铺向哪里，铺什么样的轨道，而轨道是需要的，这是确实的！……”

柳巴也夫（打断她的话）：亚力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您说，您怎样对待波塔波夫的建议？

莫特罗希洛娃：我认为它很好！……是个很有道理的建议。当开始向人们扣钱的时候，每个人都会考虑。为什么给奖金，人们是不会问的，可为什么要收回，就一定要问了！这很好！

响起了刺耳的电话铃声。柳巴也夫拿起听筒。

柳巴也夫（对听筒）：喂！……波塔波夫不能来接电话！党委在开会！（放好听筒，对大家）同志们，让我们快结束吧，要不然，波塔波夫小组全体成员要到这儿来显示他们的统一和团结了！

索洛马欣对弗罗洛夫斯基点点头。

弗罗洛夫斯基站了起来。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就转过



回事，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请原谅我，可是我赞成波塔波夫的建议。

轮到沙图诺夫了，党委委员中，他是最后一个发言。

沙图诺夫：听了你的发言，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我怎么也弄不明白，说真的，我在哪儿：在贵族女子大学里，还是在巨大的现代化的生产部门里？不管怎样，我们是讲求实际的人，当然，不是十分讲求实际，然而毕竟还是这样的人！我们应当做诚实的人，但是我们不应当做笨蛋！可是您瞧，我们现在可能处在什么样的愚蠢境地。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去证明，要求，苦苦哀求，请给我们修改一下计划吧！总管理局好不容易才接受我们的意见，好不容易！而现在我们要跑到这个总管理局去，垂下眼睛并且用这样细小的声音说：我们这儿有一个组长计算了一下，原来，我们的计划是能够完成的，因此，请把它恢复了吧……这真是荒唐事！我们同总管理局的所有关系马上就会完蛋！要知道，总管理局给我们签署了修正计划以后，它对这个计划比我们更要负责！你们明白吗，从这里会产生什么后果？同志们，让我们别想入非非了吧！要知道总管理局的领导对托拉斯好意相待是极为重要的。这反映在供应方面、工资基金方面和其他重要的生活物品方面！要知道现在还不是机器人决定问题，而是活人决定问题，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让那些决定问题的人尊重我们……刚才奇娜·巴夫洛芙娜说：我们太爱自己的托拉斯了。是的，我们爱！尽量使你的组织看起来更出色，这是生活的规律！这个规律总管理局是明白的。而波塔波夫建议的那些东西，总管理局是不懂的！……这样是不行的！跑来一个波塔波夫，带来两本簿子，于是一切马上就都翻转过来了！而如果波塔波夫同志不在我们托拉斯工作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运气呢？那样，显然问题就不存在了。就是说，一切决定于一个人？……

索洛马欣：一个人，这不算少，鲍利斯·彼得罗维奇。譬如拿您来说吧，如果在您的位置上别人的话……

沙图诺夫(忍耐不住)：如果在我的位置上是别人的话，早就把你们大家都赶跑了！

沙图诺夫坐下去。

索洛马欣(对久宾)：您有什么意见吗？

整个时间一句话也没说的久宾站了起来：

“刚才，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在奖金问题上责备我，据说，我不配得奖金。因此，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明天早晨我就把自己的奖金交还到出纳处去。您可以把我撤职，我就到波塔波夫小组去工作，当一名普通的混凝土工。您，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大概不知道，在我们工地上当一名工地主任是怎么回事，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工地主任就象一条伸着舌头从早跑到晚的狗！自从这里打第一根桩起我就在这里了，没有一天是正常的、安稳的！”

久宾坐下去，可是马上又重新站起来：

“我还想对柯奇诺夫讲几句。你记住，柯奇诺夫，比起波塔波夫来，你差得远呢。你只不过是为了自己。你的办法就是卡人家的脖子。可是象你这样的小组长很快就要消声匿迹了……你别笑。你所以当上先进工作者，只是因为工地上没有秩序！”

久宾重新坐了下去，这次就不再站起来了。

索洛马欣(对切尔尼可夫)：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

切尔尼可夫(没马上讲)：我是这样理解的，要是波塔波夫的建议被接受，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就要被撤职。(沉默了一会)我衷心支持这个建议。

沙图诺夫(跳了起来)：您是个往上爬的钻营家！您最好把





很遗憾，情况正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得不，同志们，让联合工厂在缺少某些项目的情况下投产……

索洛马欣(不由自主地)：原来如此！

巴塔尔采夫：是的！缺少一个中心实验室、一个机器修理基地和净化系统。没有别的出路！……

索洛马欣：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谁也没有允许我们让联合工厂残缺不全地投产！

巴塔尔采夫(尖锐地)：而为什么三年以前允许我们用屁股朝前来建设这个联合工厂呢？管子没有！技术资料没有！可是计划倒有的！于是我们不是首先铺设地下管道、筑路和建设机修基地，而是先开始造房子、车间、砌墙头！顺便说说，建设的开端，您应该知道，这是遗传因子！后来的一切都是从它那儿生长出来的！您看看我们的现场，什么都掘遍了、翻遍了，破坏了所有的工艺规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这样开始的！……(稍稍平静了一些)就是这样，波塔波夫同志。当您和米列尼娜进行分析的时候(指指簿子)，他(对沙图诺夫点点头)多少个夜晚坐着，做着另外的计算！这种计算证明，从建设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被迫处于这样的条件之下，而这些条件使我们今天有权坚持从投产的联合工厂里除去某些项目！……

索洛马欣：那为什么党委对这一计算一无所知呢？

巴塔尔采夫：因为它还没有准备好，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我对党委什么也没隐瞒过，也不打算隐瞒。虽然你对我在这方面非常怀疑。(对波塔波夫)我不想说，这里(指指簿子)不对。如果单独拿这里(又拍拍簿子)反映的那一年来说，那一切都是准确的，一切都真实。不过，这一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鲍利斯·彼得罗维奇在自己的分析中表明的那个真实所产生的。您什么都考虑到了，就除了那个情况没考虑，就是建设是在工艺

上不正确的情况下开始的……而现在,请您想象一下,您的簿子和鲍利斯·彼得罗维奇的计算(它这几天就可以准备好)一起送到总管理局!他们将对我们说,同志们,怎么回事?瞧你们有多大的潜力(他抖动一下波塔波夫的簿子),瞧,问题原来在这里!在于你们不善于组织人们的劳动!而不在于你们开始时有点不对头!于是我们关于改变投产的工程总数的申请将被拒绝!他们将说,要投产,应该全部投产,不准还价……建筑工程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对索洛马欣)列夫·阿列克谢也维奇,全部投产反正还是不可能,反而只会产生象恶梦一样的突击,而且结果还是毫无好处……。(对波塔波夫)我作为一个在世界上活了五十二岁的人,作为一个托拉斯的经理,我请求您,特别请求您,波塔波夫同志,拿走您的簿子,从日程上取消您的建议!请相信我,这在各方面都将是对的和公正的。请您相信,我请求您这样做不是害怕为了投产脱期而受处罚。无论如何,不只是因为这点。我讲完了。

开始沉默。

索洛马欣抖动了一下,他本来想讲些什么,可是没讲。看来,他决定先听听波塔波夫将怎样回答经理。

现在大家都看着波塔波夫。

波塔波夫(不太响地对巴塔尔采夫):您为什么开始呢,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巴塔尔采夫:什么我为什么开始?

波塔波夫:您为什么开始这个工程?

巴塔尔采夫(笑了笑):您也许想,如果我是经理,那我什么事都可以办到?我这儿有命令,有计划!

波塔波夫:那您不抵制?

巴塔尔采夫:我应当抵制什么呢?

波塔波夫：喏，为了不在这种条件下开始。您预先知道结果会怎么样的嘛。

巴塔尔采夫：波塔波夫同志，就象你想的那样，我是抵制了！当然，我抵制了！

波塔波夫：那您是怎么抵制的呢，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巴塔尔采夫：我在总管理局和领导谈：讲明道理，证明！甚至骂娘！

波塔波夫：而他们呢？

巴塔尔采夫：而他们拍拍我的肩膀：没什么，没什么，一切都会正常的……

波塔波夫：那您呢？

巴塔尔采夫：我什么呢？

波塔波夫：可是您可以摊牌嘛。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写个报告：要么在应有的一切尚未准备就绪时推迟开工；要么把我撤职。

柯奇诺夫：而你，波塔波夫，原来是个天真的小伙子！就算撤了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还会有别人来的，也会开工的！

波塔波夫：未必是这样！当问题直截了当地摊出来的时候，人们就要开始考虑了；当问题直截了当地摊出来的时候，脑子也会开通起来。

柳巴也夫：嗯，这不严肃，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报告、摊牌……您还是从小组的高度来考虑问题。

波塔波夫：可是您瞧，罗曼·基利洛维奇，结果怎么样呢。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从他的高度出发，在这里说，我窝工是因为我们计划编制得不好。而我从自己的高度来看，恰恰由于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把不该开工的工程开工了，他才把这

个编制计划的事情搞混乱了。(对巴塔尔采夫)从您这方面来说,是大大的失策了,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巴塔尔采夫(对波塔波夫,温和地):瞧,这儿坐着您的上级,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您已经知道,他对我远不是友好的,但是甚至他也会对您说,那时我多么的不愿开工建设。不管我哪里有错,可就是这方面没错。

切尔尼可夫:您讲得不确切,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说您不想开工是不真实的。您曾经有过不开工的想法。三年前,大致也在现在我们坐着的地方站着您、我、格里戈利·伊凡诺维奇和沙图诺夫。这块土地那时还闻不到混凝土的气味,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好的工作,也没有坏的工作,就是有一块土地,还有四个被委托在这块土地上建设联合工厂的人。

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您的话我记得很清楚。伙伴们,您说,我们在崭新的地方开始建设,多好啊!您那时说,现在最主要的是一切都要深思熟虑,一切都要估计到,最主要的是要正确地开始建设。您还补充说:我要让你们相信,建筑工程的一切不幸就在于不好好考虑就不聪明地开工。您那时说,事情的圆满胜利不在结局,而在开始。您还对着整个森林大声喊道:开——始!您那时说:我向你们发誓,不在整个现场敷设好地下管道,不筑好所有的道路,那就一个设施、一垛墙头都不开始造!……可是半年以后,您记得吗?那时已经开工了,一切都开始得不对头,但还可以挽救……您记得吗?我们在您家里一直坐到夜里二点钟。我们商量好:让它们,让季度指标,让累进计件工资见鬼去吧,应当解决主要的问题:投产!您说,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我向你发誓,我们一个新项目也不再造了!于是我照例又相信了:是啊,毕竟是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这是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啊!可是早晨来了电话电报:动手

建造新项目!……就好象没有过夜间的谈话。我挂了电话:“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怎么回事?”“维克多·尼古拉也维奇,我亲爱的,别激动,先要把这个季度对付过去,然后一切再按别的方式干。”可是我那时还相信您,我相信,没有什么可怕的。就象您说的,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就象您说的,现在主要的是别和总管理局搞坏关系。我相信,您是一个有经验的人,知道您在干的是怎么回事。我那时想:“别和总管理局搞坏关系”,这是您的战术,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可是这原来是您的战略……°是的,您决定不任命我当总工程师,我是感到有些难受的。但是您知道,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我更难受的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您。您亲自向我建议要我担任这个职务,似乎是支持我的设想,支持我改造托拉斯工作的计划……我甚至相信,您那时是真诚的。但是只要鲍利斯·彼得罗维奇说个“不”字,于是您就改变主意了。不是因为您对鲍利斯·彼得罗维奇比对我评价更高,更尊重,而是因为鲍利斯·彼得罗维奇与您的战略十分协调,因为他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我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地向总管理局上报的,而不是一下子上报一辈子的工作。”这归根结底也是您的格言,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您是一个复杂的人,这是真的。而这总是使我发生好感。但是现在我知道了:复杂性这不是品质,这只不过是结构。复杂的人可能是好人,也可能是坏人……。至于我们那时就这样开工建设了,而且现在我们就这样来结束它了,这都是您本人的过错,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

他讲完了,但没有坐下去,而是继续专注地看着巴塔尔采夫,等待着回答,但是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一声不吭。

于是,索洛马欣就开始说话了。

索洛马欣:好吧……我认为,大家都讲过了,现在该决定些



作,他也将这没有,那没有,都没有!同时,他也会两手一摊——我没错,有客观原因!而这些客观原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们是由不负责任产生的。而在目前这个场合,巴维尔·叶麦利扬诺维奇,则是由您个人的不负责任产生的!……请问,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什么?要知道,这个联合工厂不仅现在,当我们在建设的时候是我们的!我们把它移交以后也将是我们的!在这里,在党委里我不能想象对这些事情可以有别的看法!

他还没有讲完,响起了刺耳的电话铃声。

柳巴也夫拿起听筒,生气地喊道:

“党委在开会!”

接着挂上听筒。

但是电话铃又响了。

柳巴也夫:喂,怎么回事?我说了嘛,党委在开会!……什么?是的,我听着……是的……是的……好,我转告。

接着挂上了听筒。意味深长地、期待地两眼扫视着大家。

莫特罗希洛娃(急不可耐地):什么事?

柳巴也夫:同志们,有个小小的通知。(他突然发出一阵短促的神经质的怪笑)会计科来电话,瓦西利·特利方诺维奇小组(朝波塔波夫方向有礼貌地点点头)刚才把奖金领去了!

波塔波夫(茫然):什么?

柳巴也夫:您的小组领了奖金。

他接着两手一摊。

莫特罗希洛娃:唉,你啊,上帝……

沙图诺夫公开地得意地微笑。

柯奇诺夫(对波塔波夫,同情地):毫无办法,生活有自己的规律。

谁也不看波塔波夫。



可是托利亚好象清醒过来似的，马上跳了起来。

托利亚：等一下！这不是事实！这都是有人在暗地里搞鬼！（对波塔波夫）瓦夏，我马上骑摩托车去弄清楚！（突然，想出了办法）不，我打电话！（扑向电话）喂，喂，我要三十三管理处会计科！马上！喂！会计科吗？三十三管理处吗？我是党委！关于波塔波夫小组！奖金！从哪儿知道，他们领了奖金？都领了？不，您报一下姓！是的，我听着……戈洛瓦诺夫？（高兴得往上一跳）什么戈洛瓦诺夫，我们没这个人！（对波塔波夫）我说了嘛，瓦夏！（对话筒）还是我给您报姓吧，您看着，领了还是没领！希绍夫！希绍夫·尼古拉！（眉开颜笑）没领？（对大家，胜利地）柯利卡·希绍夫没领！（对话筒）弗罗洛夫斯基·瓦列拉呢？嗨，没领！还说大家都……马特维也夫·叶戈尔！（开始不安了）不，您好好查查……清册上有他吗？嗯，好吧……请看一下萨莫赫瓦洛夫……（沮丧的声音）也领了？基利洛夫……尼基坚柯……柯罗利可夫·伊凡·伊凡诺维奇……也领了？古罗奇金……彼得罗夫……（大声地）什么没了？（高兴地）就这些人领？喂，您再查一遍！……是的……是的……没了？就这样，谢谢您！（挂上听筒，转身向波塔波夫）总共七个人领了！可他们还说全组都领了！（接着出其不意地、绝望地）瞧这些坏蛋！

波塔波夫沉重地站了起来。当托利亚打电话给会计科的时候，他一动不动地坐着，板着脸，把两只粗大的、痉挛地紧握着的拳头放在桌上。现在他站了起来，他想说些什么，可是不能，他回转身去，盲目地向大门走去。

托利亚：瓦夏！

他本来要跟着冲出去，可是索洛马欣用力地把手放到他的肩膀上。

门在波塔波夫后面关上了。

托利亚：唉，见鬼！大伙大概就为了这打电话来……他们想告诉瓦夏……

沙图诺夫(冷淡地)：我想，该散会了，同志们，够了。

索洛马欣：党委会还要继续开下去，鲍利斯·彼得罗维奇！(站起来，以强烈的激昂口气说)我认为，对我们来说，事情并不因为小组部分成员领了奖金而起任何变化！我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接受波塔波夫的建议，我们作为党委应当从这儿被赶出去见鬼！我们善于，而且喜爱登上讲台发表关于工人阶级的漂亮的演说！我们的工人阶级是通情达理的、现代化的、聪明的、有文化的，是自己工地的真正主人！可是当他到这儿来，这个主人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当他给我们坦白地说出他痛苦已久的一切时，我们却不理解他！开始，我们断言他是贪图私利的人！后来我们以为他是受人指使的傀儡！再后来，我们说，你是个好小伙子，可是，请把自己的簿子拿回去吧！它们妨碍我们！而您知道，鲍利斯·彼得罗维奇，为什么这七个人现在要领奖金？因为他们不相信！不相信波塔波夫会达到什么目的，不相信在这个工地上会有什么变化！那末难道我们现在就要来证实这一点吗？为什么我们要去这样做呢？为了什么我们要在人们中毁坏最重要的东西——相信你不是生活中唯命是从的小卒，相信你可以使事情有所改变，修正，做得更好？我们是苏联共产党党员，而不是一〇一托拉斯党的党员。这样的党是没有的！我们在这个托拉斯里工作，但我们是为国家工作，而不是为了我们托拉斯的荣誉，何况这又是虚假的荣誉！……我提请表决党员波塔波夫的建议。谁“赞成”请举手。

于是他自己举手。

莫特罗希洛娃举手。

弗罗洛夫斯基举手。







那样一套奖金制度，企图用奖金把人们引上“为金钱而死”的道路。但是揭开这个谜底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更不利。因为归根到底，“奖金”对他们是个“好东西”，不仅是“强有力的”“刺激剂”，可以刺激企业头头们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积极性，而且还有以下好处：

掩盖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吞下工人的血肉，然后吐出一滴水，洒向被剥削者：“我赐给你奖金！”

作为统治劳动人民的一条绳索，“不好好干，扣你奖金！”要知道，微薄的奖金对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可不是什么锦上添花的“春天”，而是保证起码衣食的一个来源。

分化工人阶级的队伍，让工人为了几个戈比去互相争夺，自己坐收渔翁之利。

还有，大量的剩余价值在“奖金”的名目下滚进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钱袋，要比赤裸裸地剥夺多一层迷人的外衣。

千方百计地维护这个“好东西”，丢掉那些不利于自己的坏结果，这就是几篇小品文的目的。

这个目的能不能达到？读者们自己会找到正确答案的。





































































































































































































































































































































































